



世界禁书文库

危险关系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禁书文库

危险关系

[法] 肖德罗·德·拉克洛 著
寇文涛 译



第一卷

第一封信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赛茜尔·伏朗基致××地方圣于尔絮勒会
修道院的莎菲·卡耳内

你瞧，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守信用的。软帽和绒球并没有占去我所有的时间。为了你，我总是想方设法抽出时间。的确，仅仅在今天这一天的时间里，我所看到的华丽的服饰比我们共处的四年中看到的全部还要多。我第一次回修道院时，十分想见一见美艳绝伦的唐维尔；她以前每次来看望我们时总是打扮得妖里妖气，以为能气气我们，我相信我这一次肯定能把她气昏。妈妈现在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她再不像以前那样把我当寄宿生对待了。我有了个侍女，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现在，我正坐在一张相当漂亮的写字台前给你写信。抽屉上有锁，我可以藏我所要藏的东西。妈妈让我每天在她动身前去看她。去吃中饭时，我只需把头梳好就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每天午餐时，她再告诉我当天午后，我该何时去她那里。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我可以像在修道院里那样，弹弹竖琴、练习绘画、或是阅读书籍；不同的是，现在不会有白佩杜嬷嬷来挑我的毛病了，我要是什么都不干也完全可以。但是因为我不能和莎菲在一起玩笑了，我还是宁愿让自己忙碌一些。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我要等到七点钟才去妈妈那里，好长一段时间啊！假如我有话可以告诉你该多好啊！但是他们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起过；要不是我看到他们在忙着做准备工作，而且为了我，还临时雇用了许多女工，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出嫁的事，约瑟芬又在



那里瞎啰唆。但妈妈经常对我说，一位小姐应该在修道院中一直住到出嫁为止，现在既然她叫我出来，约瑟芬说的应该是真话。

一辆豪华马车停在门口，妈妈派人来告诉我立刻到她那里去。我想，如果是那位先生来了，该怎么办？我没有穿着好，我的手直抖，心怦怦跳。我问我的侍女，她是否知道是谁来了。“是的，”她对我说，“是C先生。”她笑了。啊！我相信是他。我回来后一定告诉你全部经过。现在只能告诉你他的姓。我不能让人家等得太久。请允许我暂且离开一会吧。

你将怎样笑话可怜的赛茜尔呀！哦！我羞死了！但我相信即使你遇上这种情形也会像我一样不知所措的。当我走进妈妈的房间时，我看见一位身穿黑衣服先生站在她身边。我故作镇定给他鞠了个躬，接下来，我站着一动也不动。你能够想见，我是在多么认真地观察他。“夫人，”他一边还礼，一边对我母亲说，“真是一位迷人的小姐。现在我更深地理解了您的仁慈的可贵。”听到这句如此直白的话，我震动了一下，差点摔倒了；于是我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容。我一坐下，那个男人就跪在我面前。你可怜的赛茜尔立时慌得不知所措。正如妈妈说的，我完全被惊呆了。我尖叫一声，站了起来……瞧，这正像那天打雷时一样。妈妈大笑了起来，对我说：“你怎么了？坐下吧，把你的脚伸给这位先生。”我的朋友，这位先生原来是鞋匠。我真难以形容我当时的尴尬心情。幸亏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场。我结婚以后，我想我不会再雇用这个鞋匠了。这段故事跟我打算给你讲的故事是不大一样的。

应该说我们是太聪明了！再见。快六点了，我的侍女说我该准备动身了。再见，我亲爱的莎菲；我仍像以前一样爱你。

我想不出该让谁捎这封信，因此我在等着约瑟芬的到来。

一七××年八月二日于巴黎



第二封信

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正在××城堡的德·范耳蒙子爵

回来吧，我亲爱的子爵，您的姑妈已安排您做了继承人，您为什么还呆在她家里呢？立刻就回来吧，我需要您的帮助。我有一个很好的生意，想要交给您去做。这两句话我想已足够了。您幸运地被我选为代理人，照理您应该立刻赶来，跪着接受我的任命。然而您现在不但不再接受我的恩宠，反而肆意糟蹋我的好意。在永久的仇恨和无限的宽容之间的选择中，考虑到您的幸福，我的仁慈便占了上风。所以我要把我的想法向您和盘托出。不过您得对我起誓，作为忠诚的骑士，在完成我托付的事之前，您不再做出风流韵事。我这件事能给一个英雄提供广阔的发挥才能的天地：您将为爱情做事，同时也为雪耻出力。最终，在您的回忆录中又将添上一条“十恶不赦”的内容。是的，在您的回忆录中；因为我希望您的回忆录有一天会发行，我可以来撰写。暂且不提，现在还是回到我关心的问题上来吧！

德·伏朗基夫人女儿要出嫁了。这还是一桩秘密；可是她昨天向我表露了。您可知道谁是她选中的乐床？德·席西库尔伯爵。我要和席西库尔成为亲戚！这话从哪里说起？我不禁心中怒气冲天……怎么，您还没有明白吗？哦，呆滞的头脑！总督夫人的事，您难道已经宽恕他了？我可是更加怨恨他了，您这个没有心肝的家伙！但是我镇静下来了，报复的念头使我的心灵安宁了。

席西库尔这样关照他未来的妻子，他确信能避免那不能避免的命运。对这种令人发笑的自负，您和我都早已感到厌倦了。他单方面好推崇修道院的教育，更加荒谬的是他对金黄色头发的女子，觉得她们是贞节的。我敢打赌，尽管小伏朗基有六万法郎的年金，但假如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假如她不曾进过修道院，席西库尔也不会和她订婚的。我们来给他证明，他只是个笨蛋罢了：他总有一天会变成笨蛋，



这点考虑并不妨碍我要做什么；但有趣就有趣在他一开始就当上了笨蛋。第二天，他是要自吹自擂，我们听他自吹自擂起来，简直十分可笑！另外，您造就了那个小姑娘后，要是席西库尔不像一般人那样成为巴黎的笑料，那就轮到我背！

再者这篇新小说的女主人公也确实让您放心不下：她长得着实模样很好，又正是豆蔻年华，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她这人死气沉沉，装也不会装；但是你们男人是不在意这些的。其次，她有那么毫无神采的眼光，这确实也是很惹人喜爱的。另外，是我向您作的推荐，您就只有对我心存感激，听从安排了。

明天早上，您可以接到信。我要您明天晚上七时到我家。我在八时以前不接见任何人，包括风头正劲的骑士：他很笨，干不了这件大事。您看爱情使我变得更加清醒。到八时，您会恢复您的自由；十时，您再来与这位美丽的朋友一起吃晚饭，因为这对母女将在我家晚餐。再见吧，午时已过，我就要干别的事情了。

一七××年八月四日于巴黎

第三封信

赛茜尔·伏朗基致莎菲·卡耳内

我仍然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好朋友。前天，妈妈邀请很多人来共进晚餐。我小心翼翼观察来客，特别是男人，还是觉得难以忍受的不耐烦。大家都盯着我看，接着又交头接耳。我完全知道他们在谈论我。我脸红了。我没有办法不红呀！我是很想不红的，因为我观察到当人家注视别的妇女时，她们泰然处之。可能她们是抹胭脂，掩盖了她们的困窘所引起的脸红；因为当一个男人凝神端详你的时候，要不脸红是很难做到的。

最使我内心忐忑的是我不知道人家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好像听见了两三声“漂亮”。但我也清楚地听到了“不活泼”。这该是实



情，因为说“不活泼”的妇人是我母亲的亲戚和朋友。她似乎马上对我产生了友爱。在晚会上，她是惟一与我说过点儿话的人。明天，我们将去她家晚餐。

晚餐后，我还听见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他们绝对是在讲我）：“还是应该让事情发展，到冬天再说吧。”那人可能就是要娶我的人。那么得等待四个月！我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约瑟芬来了，她对我说她很着急。可是我还想提到你一件有关我不活泼的事。我认为那位夫人是说得特准了。

晚餐以后，大家开始玩牌。我在母亲身边坐着。不知道怎么了，我竟然很快睡着了。一阵笑声将我叫吵醒。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笑我，但是我觉得笑我。妈妈告诉我我可以去做事了，我很高兴。你想想那时都已经十一点多了。再见了，我亲爱的莎菲，永远爱你的赛茜尔吧！我肯定，社交界并不像我们过去设想那么有意思。

一七××年八月四日于巴黎

第四封信

德·范耳蒙子爵致在巴黎的德·梅尔提侯爵夫人

您的命令有种魔力，您下达命令的方式更加动人心弦，差点使人觉得专制是种可爱措施了。您知道，我无数次因为做您的奴隶而遗憾；尽管您说我是没有良心的人，可我总是柔情似水地回味您用甜蜜的名字来叫我的那段时光。我甚至常常想重温旧梦，并且希望与您一起，为这世上提供一个忠贞的榜样。然而更大的志趣在招引着我们；征服异性是我们天生的使命，我们不得不接受之。可能在征程的尽头，我们又会彼此相遇。因为，说实话，我的绝色的侯爵夫人，您至少在跟我齐驱并驾。自从我们为了大家的幸福分道扬镳以来，你我各干各的，而在这爱的说教中，您好像比我培养了更多新的信徒。我知晓您的虔诚，您的火一般的热忱。如果这个上帝也跟另一个上帝一样



是依据我们的作为来衡量我们的话，您终归有一天会成为某个大城市的护城圣人，而您的朋友最多只能是一个小村庄里的护城圣人罢了。这种神秘主义的语言使您惊奇不已，不是吗？是的，一个星期以来，我听见的、说的，只是这种话；为了在这方面加深修养，我只能这样了。

您不要恼怒，请听我说。我曾把一切心底话向您倾吐，我现在要向您吐露一个征服女性者所能谋划的最伟大的计划。您对我建议什么来的？去勾引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天真无邪的少女。这样的少女，可以说我占有她不费一点力气，只要说上一句奉承话，就会使她心旌摇荡；她的好奇心会远远走在爱情前面。这是许多其他男人都能做到的。我要干的话可不是这样的。它成功了，会既给我带来光荣，又带来快乐。为我预备王冠的爱情女神还在为用香桃木枝叶，还是用月桂树枝叶来编织它而犹豫不决，或许它会把两者结合起来以祝贺我的胜利。

您呢，我的美丽的朋友，您将为此肃然起敬。您会激动地说：“这才是符合我的心意的男子。”

您知道都尔范勒院长夫人，您了解她的虔诚，她对丈夫的真实的感情，她所遵守的古板的道德准则。她才是我要争取的对象，她才能和我相配，她才是我要达到的目标。

虽然我得不到她，得不到这个奖励，
但我曾向她进攻，至少有一份光荣和勇气。

我们可以引证几句打油诗，只要这些诗句是出于一个大诗人的手笔。

您知道由于一起重大的诉讼案件，这位法院院长目前去了勃艮第（我想让他在一起更大的讼案中败诉）。他那无法得到安慰的太太要在这里过一段受煎熬的一个人生活的日子。每天望一次弥撒、拜访附近的穷人、早晚的祈祷、孤独的散步、跟我姑妈的虔诚谈话、有时玩没有一点兴趣的惠斯特牌戏，这些就是她所能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为她准备了更有乐趣的事。为了她的幸福，也为了我的幸福，我的保护神把我送到了这里。我这个笨蛋！我原本就很遗憾，我要牺牲二十四小



时来作礼节性的拜访。现在如果有人强迫我回巴黎去，这将是我最痛苦。幸亏玩惠斯特牌戏得四个人，而这里只有一位本堂神父，我的年迈的姑妈用尽心机劝我为她牺牲几天。您可以猜想，我已经同意了。您根本想象不到，从我答应以来，她对我是多么爱护，特别是当她看到我一次不漏地与她一起祈祷、望弥撒，她是多么心怀感激！可是她猜不透我所崇拜的神灵。

您看，四天来，我完全沉湎于强烈的爱情之中。您可以想见我胸中燃烧的欲火，我在克服重重阻力。但有一点您无法知道：因孤独欲火烧得更旺。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昼夜不停地想着。我必须占有这个女人，以使我免于堕入她的情网而被人耻笑。我求求您，给我幸福，尤其是让我安静下来。女人们如此不善于保护自己，我们是多么幸运啊！要不然我们在她们身边都成了胆小的奴隶了。我此时此刻对于温柔的女人怀有感激之情。由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我不由自主地拜倒在您的石榴裙下。我匍匐在地寻求宽恕，同时结束这封这么长的信。再见了，我的美丽绝伦的朋友，请不要怀恨在心。

一七××年八月五日于××城堡

第五封信

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德·范耳蒙子爵

子爵，您的信流露了罕见的放肆。我真可要对您发顿脾气，您知道吗？但是，它明显地向我证明您是昏了头。就是这一点把您给救了。我是个心胸豁达、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我可以忘却我饱尝的侮辱，来关心您的安危。说教没意思，可您现在需要有人给您讲讲大道理，就只好这样做了。

您想占有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真是做白日梦！我从这里看出了您的荒唐。您的理智只会企求明明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称得上容貌端正，可脸上毫无神采；身材长得可



以，但无曲玲珑可言；衣着总是惹人发笑：胸脯堆着围巾！衣领抵住下颌！我是以朋友的身分对您说这些话的：用上两个这样的女人，您就会不再受人们的敬重。想一想白日做梦她在圣罗克募捐的那一天吧。那一日，您因为我看到这幅景象而对我称谢不已呢！我现在仿佛看到她手拉着那个长头发的瘦高个子，每向前迈一步都像屈膝作揖，她的硕大无朋的裙环要把裙子翘到人家头上，每行一次礼，脸总要红一下。那时，有谁会，您对这个女人感兴趣？……行了，子爵，您应当感到害羞，您该清醒了。我答应替您保守秘密。

其次，看看您会遇到怎样的不高兴的事吧！您的对手是什么人？一个丈夫！听到这个词，您不感到羞愧吗？如果您失败了，多可耻呀！并且成功却不会给您增添任何一点的光荣。我还要再说几句，您不要期望从她那里获得什么快乐。跟正儿八经的女人在一起会有快乐可言吗？我指的是真诚的、一本正经的女人。她们即使在寻欢作乐时，也是自我克制的，因此她们仅能让您享受到一半快感。那种彻底的自我放任、那种性兴奋狂热的、那种由于超越限度而得到升华的快感，爱情的各种美妙之处，她们是无法体会的。我把话说在前面，我们试作最佳设想，您的院长夫人若把您当作她的丈夫来对待，她就认为对您已做了该做的；而夫妻作乐时，即使达到了最为情意绵绵的境界，还是分明两个人。更不幸的是您那位一本正经的老女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虔诚是乡下老妇人式的，孩子气是永远也不能从她身上脱离的。也许您能战胜这个困难，但您不要指望能予以战胜。您能战胜她对上帝的爱，但您不能战胜她对魔鬼的恐惧。当您拥抱着她时，您会感觉到她的心在疯狂地跳动，但这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出于爱情。倘若您能早些时候认识这个女人，可能还有所作为。她现在二十二岁了，结婚已近两年。请相信我，子爵，一个女人衰老到了这种地步，就只好弃之不顾了；她永远是无法相处了。

然而您正是为了这么一个美丽的朋友，拒绝了我的要求，把自己埋葬在您姑妈的坟墓一般的家中，舍弃了最甜蜜的、最足以给您增添荣誉的风流韵事。到底因为您什么必然性，席西库尔始终保持着对你的优越性？听着，我心平气和地对您讲：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您跟您的



名声不相符，我特别想收回我对您的信任。我是绝不会习惯于向都尔范勒夫人的情人吐露我内心秘密的。

您得知道小伏朗基已经使一个人如醉如痴了，年轻的唐瑟米在迷恋着他。他和她一起唱过歌。她确实唱得动人，是修道院学生中少有的。他们要在一起排练很多二重唱的歌曲。我相信她愿意跟他一起合作。可是唐瑟米这个孩子在言情说爱中只会浪费时间，他将一无所成。这小姑娘又十分怯弱；无论如何，事情好不起来，会永远不如你搞的那么有趣。我因此情绪不好，那骑士来的时候，我肯定会跟他吵架。我劝他放温和些，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与他分手不费丝毫气力。我确信如果我现在明智地离开他，他一定会痛不欲生，而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爱的绝望更令我高兴了。他会管我叫没有良心的人。可没有良心这个说法总叫我听了高兴。除了阴险毒辣这个词以外，对女人来说，它是好听的了。要得到这个称号花的力气可以少一些。我要认真地着手实现这场破裂。不过起因还是您！所以这笔账要记在您的头上。再见啦，请您拜托院长夫人，让她在祷告时也为我祷告几句！

一七××年八月七日于巴黎

第六封信

德·范耳蒙子爵致德·梅尔提侯爵夫人

所有的女人都谨慎利用她的影响！我经常把您称为我的宽容的朋友，可您也变得不宽宏了，您竟不计后果地打击起我心爱的对象来了！您是以何等挖苦的笔法来描绘德·都尔范勒夫人呀！……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冒生命危险来洗清这种血口喷人的侮辱？不是您，换一个女人的话，这种行为不是至少会给她带来一个污点吗？请您别再使我经受这样严峻的考验了。我不能保证我能承受这些考验。假如您要讥讽这位女人，请看在友谊的面上，待我占有了她以后再说吧。您难道还不知道，只有情欲得到了满足，爱情的绑绳才会松开。

我想说什么呢？她需要借助于假象吗？不，她本身就可以收到众



人皆知的效果。您指责她穿着随便，这一点，我相信：一切化妆打扮只会损害她的美丽，任何形式的遮盖只会使她逊色。衣着简洁得体，随便，自然美才真正迷人。幸好近日来天气炎热，她穿一身普通的布衣，使我得以窥见了她那丰满的躯体轮廓。只有一层薄薄的细纱遮掩着她的乳房，我的隐秘而锐利的眼光早已捕捉住那诱人的形状。您说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当她不为所动的时候，它能流露些什么呢？是的，她没有我们那些卖弄风骚的女人惯使的虚伪的眼光，那种眼光有时确实诱人，可总是确保我能承受。她不会用做作的笑容来掩饰语言的空虚；虽然她有一副世界上最漂亮的牙齿，她也只是感到好笑才笑。但我们要看到，在尽情玩乐中，她让我们看到的是多么天真、坦率，真是令人高兴！遇到一个不幸的人，她就急于给他救济，她眼光显示出多么纯真的喜悦和充满同情的慈爱！我们特别注意到，当她听到半句一句赞美或者奉承的话时，她的天使般的脸庞上就会流露出一种出于谦逊的一种令人心动的窘态，这绝非矫揉造作的谦逊。她是一个有礼有节的虔诚的女子，您因此认为她冷漠，缺乏活力。我想的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她能把她的情感推而及于她的丈夫，去始终如一地爱一个始终不在身边的人，这需要多么高尚的情操啊！您还能企求什么更强有力的证据呢？然而我却可以另外再补充一个。

在她散步时，我把她领到一个必须跳沟的地方。尽管她很轻盈，但她还是非常胆小。您很清楚，一个规矩女人是害怕跳沟的。她必须依靠我。我抱住这个羞怯的女人。我们的准备动作、我年老的姑妈费了很大劲越过这条沟的样子使她开怀大笑。我一把把她拉了过来，用了个巧妙地显得笨拙的动作，和她顺理成章地紧紧地搂在一起。我把她的胸口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在这一刹那，我感觉到她的心跳在加快。动人的红晕飞上了她的面颊。她又羞又怯的可爱的样子告诉我，她的心跳加速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爱。然而我姑妈也像您一样误会了，说道：“这孩子害怕了。”可是这孩子的可爱的坦率不允许她撒谎。她说出实话说：“哦，不，不是害怕。”她的这句话使我立刻、从这时起，甜蜜的希望替代了痛苦的不安。我会得到这位女人的；我



将把她从污辱她的丈夫手中夺过来，我甚至敢于将她从她崇敬的上帝那里把她抢到我身边。我一会是她悔恨的缘由，一会又成为战胜她的悔恨的胜利者，这多么有趣啊！我根本不想去消除包围着她的各种偏见，它们倒会给我增添快乐和光荣！她有高尚的品德，可是她要为我作出一个她这样女人应该付出的。我要让她为自己的过去震惊不已，但不因此而停步不前；让她只有在我的怀抱中，才能忘却这种恐惧。到那个时候，我同意她对我说：“我崇拜你！”在所有的女性中，只有她够资格受这句赞扬。我将真正成为她更喜爱的上帝。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应当坦率承认，我们通过那些冷静而简单有效的安排得来的所谓幸福，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快乐。要不要让我来告诉您，我曾认为我的心灵已经成为一片荒漠，只知寻求感官的享受；我抱怨自己人未老，心先老？德·都尔范勒夫人使我重新体会到了美好的青春的幻觉。在她身边，我不依赖性欲的满足也能感到幸福。我惟一忧虑的是这件事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我向来不敢莽撞的行动。我想起我用过的笨拙的好办法，但这无济于事，我还是犹豫不决在她身上同样实施。为了使她获得真正的幸福，她要自动地依靠于我。但这可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我肯定您会赞赏我的小心谨慎。我还不曾说出爱情这个词，但是我们已经说到了信任和关心。为了尽可能不骗了，尤其是为了防止她可能听到的各种坏话对她产生影响，我主动地用自我批评似的口吻对她讲述了我的一些被大家熟知的勾当。你假如看了她那一本正经开导我的样子，准会发笑的。她说她要使我变好。她还没有想到她这样做会使她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她远没有想到当她在为那些为我献身的可怜女人申辩（这是她用的原话）时，她已是在提前为她自己辩护。昨天，她在对我进行一次说教时，我突然有了这种念头，我忍不住好玩地打断她的话，对她说，她简直像个圣哲。再见了，我的非常美丽的朋友。您看，我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好啦，那可怜的骑士没有因为绝望而自杀吧？说真的，您要比我坏上一百倍；假如我还是一个有自尊的人，我会为此而羞愧不已的。

一七××年八月九日于××城堡



第七封信

赛茜尔·伏朗基致莎菲·卡耳内

我绝口不提我的婚事，这是因为我一直没听人讲起过它。我已经习惯于不再去想它。我感到我现在活得蛮好。我目前在钻研声乐和竖琴。我觉得自从没有老师以来，我由衷地喜欢上他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现在有了一位更好的老师了。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唐瑟米骑士先生（他在德·梅尔提夫人家里和我合唱过）真好，每天都来这个地方，并且一连几个小时和我一起唱歌。他好玩极了。他唱得像天使一样美。他写了很多优美的乐曲，同时也填了词。很可惜他是马耳他骑士团的骑士。我觉得如果他结婚，他的妻子肯定会幸福的……他有一种迷人的温柔。他似乎从来不奉承人，可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让人高兴。他不断地在音乐和别的方面给我指出不足的地方。他在批评时显得非常关心人，态度十分和蔼，使人发自内心的谢意。甚至当他看你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对你说些令人愉快的话。此外，他又非常殷勤。比如昨天，他本来已经受到邀请，参加一个大型音乐会，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在我们家里和我一起共度时光。这使我很高兴，因为他不在时，就没有人和我交谈，我感到无聊；有他在，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唱歌、聊天。他有很多话对我说。他和德·梅尔提夫人是我觉得最可爱的两个人。可是我们要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答应今天学会一首竖琴伴奏的小咏叹调。这个曲子很难伴奏，可我想信守诺言。现在我要开始练习了，一直练习到他来为止。

一七××年八月七日



第八封信

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致德·伏朗基夫人

夫人，无人会比我对您向我表露的这种信任更敏感，也无人会比我
我对伏朗基小姐的婚事更操心的了。我发自内心地祝她幸福，我深信
这幸福她是应当享受到的，也坚信由于您的审慎，她是可以得到这幸
福的。我不认识德·席西库尔伯爵，但是，他既然被您荣幸地选为驸
马，我想他绝对差不了。夫人，我现在只是祝愿这件婚事和我自己的
婚事一样美满！我的婚事也是您亲自构造的，现在，我心怀感激。但
愿令爱的幸福将是上天对您给我的幸福而对您的一种回报，我的最好
的朋友也将成为一位最幸运的母亲！

我的确感到伤心：不能当面向您致贺，也不能像我所想象的那样
马上认识德·伏朗基小姐。我在接受了您像母亲一样的关怀之后，我
也希望我能从她那里得到温柔如姐妹般的情谊。夫人，请您向她转达
我的请求，我也当尽力自己配得上她的情谊。

我计划在德·都尔范勒先生回来之前仍留在乡下。我要利用这段
时光来与可敬的德·雷斯蒙德夫人在一起，从中获得乐趣和收益。这
位夫人始终光芒四射：她的高龄并未使她失去什么，她的记忆力仍旧
很好，她的快活的性情依然如往昔，她的身体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可
她的精神像年轻的姊妹。

她的侄儿德·范耳蒙子爵——他为我们好意地费了几天时间，给
我们安静的生活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的名
声。由于他的名声，我原来不打算结交他。但是目前我觉得他本人比
他的好名声还要好。这里吹不到有害的社交界的旋风，所以他说话条
理清晰，说起来滔滔不绝。他又以少有的真诚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他
在和我的交谈中表现出巨大的相信态度。我很严肃地劝诫他。您是了
解他的，您得承认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转变人的工作。但是我一点也



不怀疑，虽然他已作出许诺，一星期的巴黎生活就会使他忘却我所有的劝诫。他在这里多生活一天，也就减少一天他已过惯了的。根据他的生活方式来看，我认为他能做到什么事儿都不管，已是最好的了。他知道我在给您写信，便托我代表他向您致敬。请您表现出我所熟知的仁爱，接受我的敬意吧！并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真诚的感情！我希望能成为您的真诚的仆人而感到荣幸。

一七××年八月九日

第九封信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全
书

德·伏朗基夫人致在××城堡的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

我的漂亮年轻的朋友，我相信，您对我的友谊，以及您对所有和我相关的事情的真切关心。我给您写这封回信并不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已达成共识。但是我认为还有必要谈谈德·范耳蒙子爵。

我承认，我没想到您的信中会出现这个名字。说真的，您与他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您对这个人不了解，您能从哪里学会透视一个内心充满淫荡的灵魂呢？您竟对我说他的“少有的真诚”！是的，德·范耳蒙的真诚确实是非常稀少的。他的虚伪和危险性远超过他外表的可爱和诱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都有一定的计划，而他的计划充满狡诈和罪恶。我的朋友，您了解我，您知道我想修养性情，但宽恕并不是我最珍惜的德行。因此，如果德·范耳蒙被狂热的爱情所驱使，或者像无数别的青年人一样，由于年龄的关系作出了有伤风化的行为，我在指责他的品行的同时，同时深表惋惜。我默默期待着他能回心转意。那样，正直的人又会恢复对他的器重。但是德·范耳蒙不是这种人。他的行为是他的处世原则结的果。他清楚一个人可以做多少恶事而不影响名誉；为了做到凶狠残忍并且又无危险，他把女人当作了牺牲品。我不准备计算被他引诱过的



女人有多少个，但有很多个女人被他搞得臭名远扬？您过着寂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您听不到那些丑闻。我可以为您讲述几件，但这会使您胆颤心惊；您的和心灵一样清白的眼睛可能会被玷污。您既肯定范耳蒙对您不会有任何危险，也就不需要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我要告诉您的一点是：所有受过他殷勤关心的女子，全都对他心怀恨意的。例外的只有德·梅尔提侯爵夫人。只有她顶住了他，抑制了他邪恶的念头。我承认她的这一举措使她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很崇高。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所有的人眼里为她居寡初期被人们指责的一些率意的行为做了有意的辩白。

无论如何，我的美貌的朋友，年龄、经验，尤其是友谊要我提醒您，社交界已开始觉察到范耳蒙的蛛丝马迹了；如果人家知道了他曾以第三者身分在他姑妈和您之间生活了一段时间，就会有损于您的名誉，而这对一个女人将是平生最不幸的事。所以我劝您请他姑妈不要再留他。如果他坚持要召下来，我想您就应该一点也不迟疑地向他让位。但他为何要呆在哪呢？他要留在乡间干什么呢？如果您派人跟踪他的话，我可以肯定，您会发现他是把那里作为一个较为适宜的庇护所，以便在附近进行罪恶的勾当。出了事再弥补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尽量防患于未然吧！

再见了，我的美丽的朋友。我女儿的婚事要延期举行。我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德·席西库尔伯爵回来。但他在信中说，他的部队调到科西嘉去了；因为还有战斗，他在冬季之前不能回来。这使我很失望；但却使我产生了希望：您能来参加婚礼。要是没有您的到来，我会很难受的。再见了，我是实实在在地、完完全全地属于您的。

请代我向德·雷斯蒙德夫人问好，我始终非常爱她，她是值得我这样爱的。

一七××年八月十一日